

多人现身说法 病毒出现时间不断提前 究竟谁是美国“零号病人”？

将病毒溯源政治化，美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美国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2020年1月21日。然而随着更多信息被民众、媒体人等披露，新冠肺炎疫情在官方报告前就已经流行。究竟谁是美国的“零号病人”呢，新冠病毒出现在美国是在什么时间？美国多人现身说法，这个时间点不断提前。

2021年6月15日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指出，通过对2020年初从美国各地收集的2.4万份血液样本检测发现，部分样本出现新冠病毒抗体。该研究院表示，这说明，早在2019年12月，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美国传播。

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：一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血样显示（2020年）1月8日新冠抗体检测为阳性，说明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就在这里开始传播了。

一位来自底特律的居民在社交媒体确认，他的儿子在2020年12月患了病毒性呼吸道疾病，两肺都有肺炎。而且2019年他儿子捐献的血样显示有新冠抗体，因此他100%确信儿子当时得了新冠肺炎。

一位美国网友则表示，他确信自己在2019年11月底就感染了新冠病毒。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：“我病了将近3周，浑身无力、呼吸困难、咳嗽严重。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。而我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为阳性。”

2020年4月底，时任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·梅尔哈姆也曾现身说法，认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。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在新泽西州暴发，他才满怀疑惑地去做了血液抗体检测，结果显示他体内已有新冠病毒抗体，且抗体已存在较长时间。

梅尔哈姆说：“我当时发高烧、疼痛、发冷、酸疼持续了有一个月，感觉很难熬。很显然，

并不是只有我认为自己（2019年）11月就感染新冠肺炎。”

一名华盛顿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：“我的妻子和医生都确信我在2019年10月1日得了新冠肺炎。那太可怕了，当时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隔离了10天，血氧含量低，（肺部）X光片如粉碎状玻璃，他们多次检测无法确定病毒和细菌性肺炎。”

一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用户则写道：“我的祖父母2019年死于一种医生从未见过的肺炎。2019年10月，我妻子和我也病得非常厉害，病了大约一个月。我们的症状和新冠肺炎的症状一样，但是我们被反复告知新冠直到2020年才出现。”

2020年3月20日，华盛顿调查记者乔治·韦伯在视频社交媒体中指出，参加2019年10月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玛特捷·贝纳西可能是最初引发疫情的“零号病人”。尽管此后贝纳西出面接受采访否认了这一说法，但诸多疑点作为疫情溯源的重要线索，却被美国媒体一带而过，刻意回避了。

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苏利文：“你能告诉我，有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贝纳西就是你所描述的新冠病毒‘零号病人’？”

韦伯：“是的，我必须要有实质性的证据，但是信源不便透露。”

苏利文：“具体来说玛特捷·贝纳西，你怎么知道贝纳西得过新冠并且有抗体？你怎么确定？”

韦伯：“我在贝尔佛阿堡社区医院有内线，也就是某些人所说的贝纳西工作的地方，她被检测出新冠阳性。”

据央视新闻客户端

“权力的游戏” 酿成美国人道主义灾难

针对彭博社日前将美国评为“全球抗疫第一”的荒诞操作，中国三家知名智库9日联合发布一份名为《“美国第一”？！美国抗疫真相》的报告，用严谨的研究、翔实的数据和客观的立场，展现了美国抗疫的真实情况。这不仅令美国“全球抗疫第一”的谎言无所遁形，也让世界看清：无辜的美国人民是如何沦为“权力的游戏”牺牲品。

时至今日，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已超过3500万例，死亡人数超过61万，均为全球最高。美国流行病学家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·福格直斥，“这是一场屠杀”！确实，对美国而言，这场疫情是天灾，更是人祸——根深蒂固的党派斗争将疫情政治化，让“原本不必死去”的美国人民失去了生命。

人们不会忘记，在疫情暴发初期，美国时任政府一再忽视疫情警告，试图淡化疫情风险，说什么“新冠病毒和普通流感没什么两样”之类的话来麻痹民众，以图保经济和就业，从而巩固共和党连任的基本盘。在民主党主政的纽约州和加州等地疫情扩散之时，民主党人将大量精力花在“打嘴仗”上，而不是去实际抗疫。此后，从核酸检测、佩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到疫苗注射、紧急纾困法案，几乎每一件与疫情相关的举措，都充满了美国两党利益纷争。

“政治内耗”造成美国防疫政策混乱、行动迟缓，以至于疫情在美国暴发六个月后，联邦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。一个又一个疫情防控窗口期就这样白白错过，一个又一个美国人生命就在政客们的撕扯中逝去。

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疾病研究人员模型分析，如果美国政府2020年3月13日发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够提前两星期，那么到2020年5月3日，美国有5.4万人的生命本可得救。但现实就是现实，没有如果。美国的疫情防控被政治斗争绑架，付出代价的却是无辜民众。

拨开层层迷雾，美国疫情防控的种种失败清晰折射出美式民主制度的失灵。所谓的能够实现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制度，已经沦为美国政客们“权力的游戏”。白宫与国会展开缠斗，美国国会内部参议院和众议院在斗争，司法系统也丧失所谓的“独立性”被卷入两党恶斗中。此外，地方政府不听州政府的、州政府不听联邦政府的。一个“散装”的美国政府，如何能有效协调医疗资源、团结一致抗疫？

《洛杉矶时报》记者道尔·迈克曼纽斯在专栏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批评道，没有全国统一的应对大流行病和恢复经济的策略，50个州各自为政，我们正生活在分裂的美国，“我们正亲眼看着这个联邦被侵蚀”。

如今，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。当地时间9日，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连续三天日均增长超过10万例，比过去一周上升了35%。然而，“为斗而斗”的党争丝毫没有收敛。司法沉默、立法对峙和行政无能的“三权分裂”困境，注定了美国现任总统就职演讲中的政治口号“团结”只能是一句口号。

当下的美国，漠视美国人民基本人权的政治操演仍在继续。它无论如何也配不上“全球抗疫第一”的称号，戴上“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”“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”等帽子倒再合适不过。

据央视新闻客户端

疑点重重！ 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反常举动是为何？

今年3月，美国华盛顿调查记者乔治·韦伯在视频社交媒体中指出，参加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可能是最初引发新冠疫情的“零号病人”。此言一出，可谓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人们将目光转向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同时，不难发现美国运动员的种种反常举动，也亟须美国方面给出明确的回答。

疑问1 美军选手到底得的什么病？

2019年10月，美国派出300多名选手赴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。其间，先后有5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、咳嗽和腹泻等传染病症状，被紧急送到武汉著名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就诊。当时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得了

疟疾，然而这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惑：目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，疟疾基本已经绝迹，仅有非洲等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才存在疟疾感染的情况。那么，美国军人是如何感染疟疾的呢？

疑问2 美国为何匆忙派军机将5人接回国？

有人质疑，如果仅仅是得了疟疾，在中国完全可以治愈，并不需要回美国治疗；就算想回国治疗，也可以搭乘民用航班，为何要不惜花大价钱派军机来紧急接走？

事实上，就在这5名患病军人被专机接回国两天后，其他参赛的美军选手也返回了美国。为何这5人连两天都不能等呢？

疑问3 为何不公开这5名患病军人的病例报告？

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，这5名患病军人回到美国后却悄无声息，没有了下文。美国方面对外封锁消息，也未向外界公布相关的病例检

测报告等。如此大费周章却又不给出合理解释，不免引起外界质疑。

疑问4 美国队为何金牌榜上颗粒无收？

还有一个疑问是，美国此次300多人的参赛队伍中不乏实力强劲的高手，为何最终在金牌榜上颗粒无收？

作为参加了六届军运会的常客，美国为了备战第七届军运会也算下足了功夫，参赛选手中不乏实力强劲的个体和团队，比如美国女篮号称是美国军体女篮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队伍

之一。然而，美国此次史上第一次在金牌榜上颗粒无收，排名第35位，出乎众人意料。美国此次“一金不求”的豁达表现，难免让人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。

以上种种疑问，都需要美国方面公开相关信息，给国际社会一个正面回答。

据央视新闻客户端